

《唯識三十頌》 第四講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真諦法師在廣州翻譯《起信論》。就是這個原因。第一，因為他沒有政府證明他翻譯的，就在廣州翻譯的，(屬於)私人翻譯的。同那些《金剛經》，那些奉詔翻譯的(經典)不同。重視政府嗎？不是重視政府。

譬如你買了塊地，要田土廳打個印證明(是)你(買)的。不是說重視田土廳，而是它可以證明這塊地的所有權。奉詔翻譯就是這樣。那麼，論是哪本論？《大乘起信論》。這樣說，印度的婆羅門教是這樣說，吠檀多派。除了吠檀多之外，第二派的，它就是叫甚麼呀？

數論派 (Sāṃkhya) 數論派。數論派是怎樣(講)？(此派說)這個世界上本來是涅槃的，無你無我的，甚麼都沒有，一片清淨，涅槃。這個本來涅槃。本來涅槃就甚麼都沒有，甚麼都沒有又怎樣？一片光明。一片清淨，即是好似常寂光土這樣。就好似《大乘起信論》(所說)那個真如，本來一片清淨，不生不滅。後來忽然起個妄念，忽然念起，就名為「無明」。

這個，同婆羅門教那些說法相似。又好似那個《楞嚴經》，它說那個「妙明」，妙明元心。後來(漸漸)整整下呢，忽然間一起了念，就產生甚麼：「清淨本源。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」阿難這樣的問。這樣東西，就直情同婆羅門教，同數論，數論又怎樣呢？這個世界本來就是涅槃的。那這個世界上，本來最初沒有這個世界，有兩樣東

西：一樣東西是物質的，一團混沌的物質的，叫做「自性」。物質的，好似一團星雲這樣，這個宇宙甚麼都沒有，一團星雲，好似科學家(說)的星雲(那)樣。無知的，這個自性，無覺性的。這個自性裏面呢，那麼無覺，一陣你就知。

它說一團就公共的，這團自性，好似我們中國所說渾沌初開那團混沌這樣。

「一」的，整個宇宙就一個自性。但是呢，世界上不是淨只(是)一個自性，還有好多靈魂，個個靈魂都附在(這)個自性處。好似一群蟻那樣，一堆糖是自性，成幾百幾千的蟻附在那些糖上一樣，那些就叫做「神我」，現在西方人譯做靈魂，佛家就譯做所謂我，神我，是一種神妙的我來的。那個神妙的我，是甚麼來的？(它的)本質是無形無相，是以思為體，會想事的，會思量的。

(那)個無量的這麼多神我，大家守住個自性，這種狀態好平衡的，那陣時就叫做涅槃了。本(來)自性涅槃，本來涅槃就是這樣的。後來呢，個神我呢，就望落那個自性那裏，見到自性就活動。個自性活動，(那)個自性本來就無知的，就似一面鏡那樣，你照鏡，照鏡的人就有覺性吧，那個鏡只是顯現出來而已。

而「自性」不是單純一種東西，是由三種東西(形成)，(一種呢，就叫做)三樣東西就叫做「三德」。一種，「三德」者，一種就是甚麼呢？光亮性的東西，能夠顯(像)，好似一面鏡子那樣。一種是沉重性的東西。一種是鈍性的東西。即是甚麼？這三種東西分別叫做貪、嗔、癡，又叫做「勇」、「塵」、「闇」。

這三種東西如果平衡，就甚麼事都沒有，平衡的時候，拉勻就甚麼事都沒有。誰知這三樣東西就不平衡，本來平衡的。但那個神我成日望落那個「自性」那處，那個自性是三樣東西的。三樣東西之中有一樣，一樣，三樣東西，就叫做勇，勇敢；一種叫做「塵」，塵埃；一種叫做「闇」。即是「貪」、「嗔」、「癡」，三樣。那個勇就像一面鏡這樣，能夠把那個「神我」樣子反映出來。那個「神我」望落去那個鏡那處，就以為它是自己。個「神我」本身有些原始的無明。以為是，那個不是自己來的，就以為是自己，就似隻猴子，望落個潭水處，以為它自己。以為那潭水的猴子樣，以為那個是他自己。其實牠並不在那潭水裏面，這樣就起「迷」了。

那個「自性」，本來「三德」，三樣東西平衡的，後來一映，映到那個東西落去，就變成了三樣東西不平衡，三樣東西不平衡就偏了，一偏就郁動。一郁動，就，那個自性裏面，就好似芝麻糊、綠豆沙、杏仁茶，三樣攪勻那樣，就不得均衡，不得均衡，就互相衝擊，互相衝擊，就變出由簡而繁，就好似「三細六麤」這樣。一路一路這樣，好似《楞嚴經》(講的)「三細六麤」那樣。

一路這樣，就變出宇宙萬有，變成今日這樣的地步、又有打仗，又有地獄，甚麼全部都錯了。就這樣搞出來的。這種的講法，是印度數論外道的。而在佛經裏面，就《起信論》、《楞嚴經》最相似。

在印度，就那個如來藏似這樣東西，但在印度不得流行，沒多久，就那個唯識宗一起就壓低了它。來到中國就了不得了，接受了，(中國)何解？合中國人口胃。所以《大般若經》這些都不是很流行的，流行來流行去都是一本《金剛經》同《心

經》而已。誰會，有多少個人讀《小品般若》的？誰會讀《大品般若》的？那些人看《大智度論》，都不懂得解，看一下就掉了。是不是？但是《楞嚴經》就不知多少人講。那個葉文意在這裏講，恆道法師又講《楞嚴》了。我都不明白恆道怎會講《楞嚴》？都真是莫名其妙！她怎會講《楞嚴》？《楞嚴》很容易講嗎？真假另外一回事，縱使它是假的，都不是很容易講的，是不是？她不知為甚麼會講呢。（「如來藏」）最合中國人口味(是)「如來藏」，何解？

第一，中國人認為甚麼呀？《易經》最緊要的，《易經》最初是甚麼？就是「太極」，甚麼都沒有，個太極裏面，雖然甚麼都沒有，(但)它含有兩種質素：一種叫做陰，一種叫做陽。它陰陽互相摩盪，同數論派的三德，數論派的三德互相摩盪。你這個《易經》就陰陽摩盪，陰陽相摩，八卦相盪。同《易經》剛剛(剛好?)相似。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變六十四卦，一切吉凶的東西都全部變出來了。由簡而繁，剛剛，(剛好?)那套東西同我們中國人就最合口胃，是不是？還有，中國不是有位老子？老子又怎樣呀？萬物生於有，（就）有生於無嘛！

最初就是無，由無變有，這樣就即是，最初就一片真如，忽然間就變了萬法？即是有這個，最初這個一片清淨的，本來是涅槃狀態的，這樣的思想，同中國的這種「無極而太極」。是不是？老子說：「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」。這樣，都是這套演變出來。

如來藏的思想就是《勝鬘經》、《楞伽經》、《大乘起信論》。後起的一本

《楞嚴經》，(剛好)合中國人的口胃，大行其道。那樣，講回來，順便講而已，為甚麼這樣流行？那派將個「心」解釋做甚麼？真常心，就變了如來藏。這個如來藏這種思想一傳來中國，最合中國人的口胃。

於是，那個菩提流支譯了《楞伽經》，就把這個如來藏心，一傳了來中國之後，那個菩提流支，菩提流支的那些弟子，就發揚他老師的講法，發揚老師的講法呢，而那班弟子之中，就以現在河南省，洛陽之南有個地方叫做相州，在相州做中心，相州以南的人，就叫做相州南道，相州以北的那些人，就相州北道。相州北道後來就停息了，相州南道就大行其道。就主要一方面就依據《楞伽經》，依據它的如來藏心，於是，就提倡這個「真常心」了。

由這個真常心影響到，後來就兩種思想了，一種是甚麼呢？相州南道，就建立了那個甚麼？地論宗了，依據《十地論》，《十地論》一方面是依據《華嚴經》的〈十地品〉。一方面就如來藏的真常心，就建立了個地論宗。地論宗的思想就以《大乘起信論》做骨幹，就所謂真如緣起了。就傳到唐朝，一變，變做甚麼？華嚴宗了。由地論宗變做華嚴宗了。而華嚴宗的講法完全變了做中國化，它主要就真如緣起了。

由真如，真常心了，講所謂萬法唯心，個心變了真常心了。另外一派，就說不是，個心即是「識」來的，心即是「識」，「識」是虛妄的。識是有虛妄，有不虛妄。不虛妄的那個就叫做庵摩羅識 (āṃala)。普通我們眾生的「識」都是虛妄的。就那八個「識」。那樣，於是變做甚麼？

唯識宗這一派，虛妄心了，這個心就不同了。而世親的內容就是講甚麼？就不是真常心那派的，就是虛妄心這派。所以印順法師叫玄奘法師所傳的唯識論叫甚麼了？

「虛妄唯識宗」就是這樣解。他不是說詆毀它的，他只是認為這個「識」是虛妄的。那麼，世親菩薩都是這個系統的。

那麼，它的要旨就是甚麼呢，認為甚麼？我們眾生的心就是這八個識。這八個識都是有漏的識來的。裏面雖然有無漏種子，但是未曾起現行。要我們見道的時候，然後初起現行。雖然我們的「識」是虛妄，但是我們的「識」的實質，就是「真如」。真如是不虛妄的。那麼，於是我們的識，這八個識是屬甚麼？不用寫了。就「用」，真如就是「體」，真如是「體」。「體」就是，英文所謂 Reality，「用」，英文所謂 Phenomena。「體」即是「本體」，哲學上所講「本體」，「用」就是現象。

「體」就是實質，「用」就是屬性。認為整個宇宙萬有都是這個真如所顯現的屬性來的。個實質就是真如。

我們這八個「識」是「用」，不是「體」。「用」就是成日，即是諸行，諸行，諸行就是無常的。只有個「體」是真常的。這個世親就是屬於這一派。那至到這一派的思想怎樣呢？(《講話》)這裏有個表，就你買了這本書，自己看看個表，夠鐘了，我就講了它這兩個。你參考翻下。你將來你看這個，你自己看都可以懂的。

第一段就唯識的作者和他作這本書的理由，是不是？已經講了。第二段唯識的要旨都講了，是不是？那你，未曾買這本東西的，你去佛學書局買就得了，是不是？

你有無？有影印就得。第三，唯識論的所依，這個唯識論是指《成唯識論》。

《成唯識論》就依據六本經，十一本論。即是這一段第三行，《述記》它說，《成唯識論》的所依，即是它所依據的書籍，舉出了六本經，十一本論。其實就不只(是)六本經十一本論的依據。它引的，它引文就引了六本經，十一本論，這六本經者，你看。第一本《解深密經》，你自己看這些。對嗎？第二本，就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即是《華嚴經》。第三本，《如來出現功德》，應該有「莊嚴」兩個字，《如來出現功德莊嚴經》，那它這裏就說中國未有譯本。

那現在這些人考據，就說是，即是《華嚴經》的後半部，講個佛果的，〈如來出現〉那裏，即是那個部分來的。現在有人這樣說。第三本。第四本，就《大乘阿毘達磨經》，中國未有。第五本，就《楞伽經》，中國有幾本《楞伽經》。《楞伽經》這本經相當重要，一方面它是禪宗的依據。

禪宗在五祖以前，一般人稱它為楞伽宗的。就是依據《楞伽經》。那麼，第二方面，它亦是唯識宗的主要經典。因為《楞伽經》講甚麼？講五法、三自性、八識、二無我。主要的。五法，即是把宇宙萬有分為：相、名、分別、正智、如如，分為這樣，各宗都用的，這個。這種分法，五法。三自性，就唯識宗的：遍計所執性、依他起性、圓成實性，三自性。八識，那八個識。二無我：人無我，法無我。《楞伽經》講得很透徹的。

還有一樣很緊要的，《楞伽經》，除了它是禪宗的經典，除了它是唯識宗的經

典之外，它是甚麼呀？《楞伽經》講及如來藏。如來藏呢。就中國人的所謂性宗、除了唯識宗之外，華嚴宗、天臺宗都一般稱為性宗，性宗都是講，都是相信這個如來藏的。如來藏，那現在講如來藏的，都是《楞伽經》、《勝鬘經》兩本。

所以《楞伽經》不止是唯識宗的經典，很重要的經。你們研究大乘佛學，你們將來必需要讀的。第六本，就《厚嚴經》，亦叫做《密嚴經》，中國有譯本。

那麼，六本經，是說《成唯識論》因為引用過這六本經，所以就說它是依據這六本經，實在就不止依據這六本經的。那這六本經，我就特別要介紹一下，六本之中最重要的是《解深密經》。此本經你們應該反反覆覆的學，不只唯識宗的人，學唯識宗的人要讀，學其他宗都應該要讀。它下面有特別介紹這本經的。第二本，就《華嚴經》，華嚴這宗(派)，都是靠它這本經來開宗。唯識宗與它的關係如何？很薄的，關係很薄的。就唯識宗依據這個《華嚴經》，就依據(一首偈)：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就依據這句，就依據它「一切唯心」這幾句。那這個《華嚴經》就是這樣，關係較薄，但是你看它似薄，它講個「唯心」就即是「唯識」。「唯識」即「唯心」而已。那都是依據，依然都仍然是(識)。正式標出「唯心」二個字就是《華嚴經》，它重要在這點。

《如來出現功德莊嚴經》，這本中國未有，大概呢，這個《解深密經》裏面有一品叫做《如來出現品》，(《如來成所作事品》)，最後那品，那麼，講佛果的，講佛果的。這本經縱使有，都不是很緊要的，講佛果的。因為講佛果的經，《華嚴經》

後半部分講佛果。

聽眾：陳瓊璀女士在妙華那裏講如來藏，

羅公：講甚麼？

聽眾：講如來藏

羅公：對，她是講如來藏，因為妙華，它是，是印順法師的系統。

印順法師晚年時，就很留意，就有本書這樣厚的，《如來藏的研究》寫得相當好，印順法師，一言以蔽之，印順法師四十歲以前那些都很普通的，差不多你們的論文好多都好過他。印順法師，四十歲以前。

但是印順法師四十歲以後那些，好了不起。晚年那些，因為晚年他成熟了。早年那些文章很挑剔而已，那些文章。晚年那些好，晚年那幾本書，都是不可磨滅的，那幾本書。

六、七本大書，說一切有部論師及論典的研究(《說一切有部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)這麼厚，值得我們看。好書。還有一本，就是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最近的，這本好。還有一本就是《大乘佛教之起源》，(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)很厚的，這樣大本。

還有一本在國際上都很有地位的就是《中國禪宗史》。日本人對它非常之尊重，

日本人對印順其他的文章，他都認為，他都是，他所講的東西都是我們日本人都講過的，就是這樣的。唯獨那本《中國禪宗史》，他們就很客氣，日本人，很重視。

日本人對中國近人的，有關佛教的歷史的著作就兩本，日本人很佩服的，認為他日本人都做不到的。一本就是印順的《中國禪宗史》，一本就是湯用彤的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。最佩服這兩本。那因為妙華精舍，那個主持人是陳瓊瓘的師父，那個叫做甚麼呀？慧瑩法師。

慧瑩法師是印順的徒弟。所以她在妙華精舍，辦得相當好成績。那些學高級班，它不叫做高級班，叫做中級班，因為叫甚麼？叫做佛教史的講習班。那就陳瓊瓘做主持，它的對象就是《妙雲集》。那些學生拿《妙雲集》來看的。差不多她的學生，很多個都整套《妙雲集》看完。

那麼《妙雲集》無包括如來藏那套，她就想讓那些學生知道他晚年的，印順法師晚年的思想。所以慧瑩法師叫陳瓊瓘講，她其他不會講的。只有陳瓊瓘會講下，因為陳瓊瓘不會講她可以問我，有學過，因為她替我做事。

聽眾：講得幾好，我都有去聽。

羅公：她講唯識，他們三個人講唯識嘛。

聽眾：對。

羅公：用《唯識方嗎》來做課本嘛，一個就叫甚麼名？

聽眾：林耀波

羅公：另外一個呢？

聽眾：趙國森。

羅公：趙國森。趙國森我學生啦，好像是這裏的碩士。

聽眾：陳瓊瑾。

羅公：陳瓊瑾，陳瓊瑾就講尾段。

我這個《唯識方隅》的下冊，他們倆個都未見過，就陳瓊瑾手上有我下冊的稿，因為我的下冊印，陳瓊瑾同我校對，呂榮光出錢印，呂榮光出錢印，陳瓊瑾，你不要以為她幫我做事，她擺錢的，呂榮光叫她校對我《唯識方隅》，三千銀。不是她開口要，不過，你給她，她照袋可也。甚麼的？

那本《般若對讀》(《小品般若經論對讀》)，《般若對讀》，經她就不要錢，即是經那部分，經那部分她說就不要錢，論個部份，七十元一篇啊！哪些，哪些甚麼？那些頂頭的那些她不要錢，低一格的那些，七十元一篇。那個甚麼(人)給她的。不是我叫他俾，他自動給的。那個鄭家成，鄭家成，即是鄭裕彤的兒子，他聽錄音，拿我的錄音帶，聽錄音帶就聽得沒這麼好，他又想看，他又不會看文言文，他要看白話文，那麼白話文，他就，他就想，就話整好了他出錢印，未整好之前，就找人幫他寫白話，做白話。就找陳瓊瑾做筆記，陳瓊瑾做筆記呢，我話你叫她做筆記，你要給錢(予)她。

聽眾：這裏都有印，印了幾十頁。

羅公：我叫她每整理一篇，她拿這裏的紙來抄嘛。

聽眾：對，對。

羅公：我叫她抄，百幾張，一百六十幾張。

聽眾：一百六十幾張在學校。

羅公：我話你要就找吳勝便可以。那麼，現在，現在我實際上有成二百張了。

她好好撈呀，七十元一頁，那些，那些低一格那些，《心經》那些她說不要錢，做功德。好了，這樣，就《如來出現功德莊嚴品》，這個不重要，不用理它，阿毘達磨我們都未有，是不是？《阿毘達磨經》未有，不用理它。《楞伽經》，是我們將來不論你學唯識又好，學其他又好，都必讀的，學禪宗都要讀的這套書。你學如來藏的，學性宗，亦要讀的，《楞伽經》。即是說，這六本經之中，《解深密》同《楞伽經》是必須讀的。有時間，你讀，你最好讀了《華嚴經》，因為《華嚴經》影響中國思想很大。六本了。論就十一本論，十一本論，最緊要《瑜伽師地論》，這個不用說，這本是唯識宗的百科全書來的。

第二本是《顯揚聖教論》，這本書是將《瑜伽師地論》做一個 Outline 的，將它來到做一個縮本的，縮細它。所以它這本，將來你最好讀完《瑜伽師地論》之後，就《顯揚聖教論》同《瑜伽師地論》對讀。還有，《瑜伽師地論》舊時只是唯識宗的書來的，現在就不是了。現在就是，你研究小乘佛教，都必讀的，《瑜伽師地論》。研究小乘就讀後半部，前半部你可以不讀。

你們現在研究小乘，同從前不同，從前我們就小看小乘，《四阿含》那些就小乘而已，現在不是了，因為現在大家世界上都相信最原始結集的就是《四阿含》。

《四阿含》之中，是《雜阿含》最原始的，其餘的三個《阿含》，都是比較後些結集的。《雜阿含》。那麼，有甚麼證據呢？《雜阿含》最原始，其他三《阿含》都是將《雜阿含》裏面的重點拿出來，再搜羅其他的資料，配合一起來結集的。那麼，是根據甚麼呢？根據《瑜伽師地論》講的，《瑜伽師地論》講的；

聽眾：有《雜阿含經論》。

羅公：《瑜伽師地論》話：佛所講的契經，最初最重要的就是那些《事契經》，即是相應契經，即是《雜阿含》。

那麼這本《雜阿含》呢，它說，最初就是這本，後來就再將這本的一部份做中心，搜羅其他的資料，再拼合而成為其他三《阿含》。那麼所以呢，真正話都是佛釋迦佛的金口親說的，句句都是他講的，就是《雜阿含》。所以《阿含》的重要就這樣。那麼看《雜阿含》又怎樣看呢？舊時就以為它很低、很淺的，現在不是了，現在讀《雜阿含》，是必需讀，真正研究《雜阿含》應該要與《瑜伽師地論》的後部分對讀的。哪你想如何對讀？有人幫你整了，印順法師。印順法師晚年的功夫真是說他了不得，那套《雜阿含》的？

聽眾：經論編讀？經論。

羅公：《雜阿含經論合編》（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）經就《雜阿含》，論就《瑜伽師地論》。

聽眾：《瑜伽師地論》。

羅公：《瑜伽師地論》將整套《雜阿含經》解釋，不過不是引一句句來解釋。

現在兩人做過這個功夫，第一個是呂澂。呂澂就將《瑜伽師地論》每段那個契經這樣這樣說，就找個《雜阿含》來對，他就這樣解釋《雜阿含》。那麼，呂澂對得還有些疏漏。印順法師晚年，又再將它來做一輪，做了之後就編成這套書。

如果你研究小乘的人，不論，縱使你是日本人又好，世界的人又好，必須讀的，即是印順那套《雜阿含經論編》（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）。如果沒有讀過這套（書），他沒有資格講「我讀過小乘佛經了」。其重要如此。印順法師晚年這樣東西又是好到極。那麼這樣，你研究原始佛教最緊要的就是《雜阿含》，研究《雜阿含》，一定要找《瑜伽師地論》的後面的部分對讀的。《瑜伽師地論》整套《雜阿含》解，不過它沒有引出它一段段，要找印順法師那本來對。

另外，這個，《瑜伽師地論》整套《解深密經》引。除了個序品沒有引之外，整套《解深密經》全部引了在這裏面。《瑜伽師地論》、《顯揚聖教論》。第三，《大乘莊嚴論》，這裏，主要是講大乘戒律的精神的。第四，就是集量，《集量論》。就講兩（方面），是唯識宗的認識論的知識哲學。

唯識宗講，「識」，每一個「識」分做幾多部份呢？每一個「識」及每一個「心所」分做。有些是「一分」說，對嗎？「一分」說就安慧，二分說就難陀，三分說就是陳那，陳那的三分說哪裏來的？就是在《集量論》裏面講。三分說。四分說，陳那的弟子護法。護法是陳那的弟子來的。所謂甚麼？同人這樣讀唯識宗的人，「安、難、陳、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」。那麼，這本書呢，《集量論》是一本很重要的，佛教邏輯很重要的書，不過梵文本沒有了，梵文本沒有了，是西藏文本有。

法尊法師去西藏就譯了《集量論》，譯了出來之後，又替它造了個簡畧的注釋，叫做《集量論畧解》，不過解得不好，解得好差。你們如果將來做工夫，《集量論》你大有可(為)，大有機會給你做。第五本就是《攝大乘論》。現在那個惟甚麼？惟叡？就研究《攝大乘論》，佢研究得相當好。

不過佢就研究真諦那部分，《攝大乘論》(是)古(學)，《攝大乘論》，真諦所講的《攝大乘論》就唯識古學，玄奘譯的就唯識今學。今古不同。那他將來一定要再進一步，研究(埋)唯識今學。

研究世親的、無性的注釋，這兩本。這個很重要，學唯識的書，最簡單扼要的，就是《攝大乘論》了。這本書甚至到在你面前就算《唯識論》不讀，依住它修行都得的。而且一本書，就已經開立了宗派，叫做攝論宗，是不是？這本(論)其重要可知。那麼讀《攝大乘論》一定要甚麼呢？將真諦的，同玄奘的，將它來對讀(一)下的，因為一個古學，(一個)今學。

還有，講到唯識這個《攝大乘論》的今學呢，就一定要讀世親的，同無性的注釋的。那麼，第六，就《十地經論》。就是世親菩薩解釋《華嚴經》裏面一品，叫做〈十地品〉。世親菩薩就解釋〈十地品〉，寫了本《十地經論》。菩提流支法師將它翻譯了出來，在北魏時譯了出來。譯了出來，他的弟子就依據他的《十地經論》，就建立一個宗派，就叫做地論宗。

地論宗，舊時我們這裏有個學生寫了一篇文章，寫得相當好的碩士論文，就黃家樹了。可以去找來看看，寫得不錯，黃家樹，他是寫地論宗的。那麼，因為有《十地經論》，就所以產生，產生地論宗。地論宗一路傳，傳到唐朝，一變變成華嚴宗。賢首法師那些都是地論宗。所以《十地經論》其重要如此。

第七本，就《分別瑜伽論》，中國無了。中國無了。就因為這本書，有一件公案到現在都沒有未解決得到的，就是法尊法師，就從西藏回來，就譯了一套書。這套書，世界上很多國都有譯本了，這本書叫做《辨法法性論》，是彌勒的，是彌勒造的。

那麼，法尊法師就譯了出來，因為《辨法法性論》裏面有一首頌，有一首頌，有一首頌文，有首頌文是甚麼呢？這首頌，「菩薩於定位」，講一個修行的菩薩，當他入定的時候，這個定位是指入了初、二、三、四禪。那個菩薩入了定位，入了定的時候呢，在個定，這裏是講修止了，就「觀影唯是心」，觀，他就是修觀了。

觀察甚麼？觀察那些影像，諸法的影像，在個定裏面觀。就觀察所有影像，都是不過是個心所變，「觀影唯是心」。這個，就是四加行裏面的甚麼位？

聽眾：加行位？

羅公：煖位，是嗎？「觀影唯是心」(是)煖位。「義想」，「義」即是境界，「想」

即是觀念，境界的觀念既滅除了，就知道只有心無境的。滅除了境。

聽眾：《瑜伽師地論》就義相，不是義想，義相不是義想。

羅公：不是義想？義相？《瑜伽師地論》，《成唯識論》就是義想，「相」同「想」

一樣通的嘛！沒有了，知道個境是沒有了之後，既滅除了，這個就頂位，應該就是，到頂位再重新觀這個境是空。頂位菩薩。

「審觀唯自想」，再詳細地觀，「審」即是精細地觀，「唯自想」知道甚麼呢？都只是自己的「識」而已，這個「想」當作「識」字來解，解作識字而已。「審觀唯自想」，那麼這句。

-完-